

從客體關係理論的觀點看 《鋼琴師》電影中的愛與關係

To discuss about the love and relationship from the Object Relations Theory's point of view by watching the movie "Shine".

翁逸馨¹
Yi-Hsin, Weng¹

摘要

本文從客體關係理論的觀點出發，對於奧斯卡得獎電影——《鋼琴師》（Shine）劇中男主角——大衛在生命裡的重要關係進行評析。本文整理佛洛伊德、克萊恩、肯柏格、柯赫、比昂以及客體關係理論四君子等人之所提，介紹客體關係理論的重要概念，包括「客體關係一詞」、「與客體間相互作用的內涵」、「在客體關係中的愛」以及「客體關係的修復」。接著以客體關係理論來看電影中的愛與關係，包括「大衛與父親關係的情感糾葛」、以及「第一位貴人——凱薩琳的關愛扶持」與「第二位貴人——吉莉安的相知扶持」。本文著重於以所介紹的客體關係理論概念，來試圖理解大衛與上述重要他人的關係所帶給大衛的影響，尤其是大衛在客體關係中對愛的渴求，片中多幕傳達出客體關係理論的核心概念——人最終目的是與另一人保持關係，而所需要與寄望的正是愛的關係。

關鍵詞：客體關係理論、電影《鋼琴師》

壹、前言

「我曾經以為自己是小貓，為什麼呢？我有點能夠認同牠們，因為牠們渴望被撫摸，對吧？所以也許我是隻可憐的小貓，我是嗎……？因為我常想起……想起貓兒，真的，我的確是的……因為我是個古板的人……我喜歡親吻貓咪，我看到貓咪就會去親……如果牠願意讓我親的話，我一定會去親牠

的，如果我看到有貓站在籬笆上，我就會去親牠，真的，我會親的……」這是片頭的第一段話，大衛用著淺白的話語，道盡了內在最深層的需求——「愛」與「關係」。「愛」與「關係」始終是人一生中相當重要的習題，人都不免在這習題裡打滾，但不見得人人都知道方向與解答，就像片中的大衛時常迷路，且總愛說著：這是個謎。大衛在罹患了精神病後時常迷路，但其實早在他最需要被撫摸、被關愛的童年開始，即已無

¹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研究所畢/臺北市立重慶國中代理輔導老師
通訊作者：翁逸馨，（103）臺北市大同區敦煌路19號，Email：yhweng2013@gmail.com

法走出自己的一條路，而是只能活在父親的權威與期望之下，唯有聽話或贏得鋼琴比賽時，才能得到父親的肯定與擁抱。這也是為何大衛會喜歡親吻貓咪的原因，那內心裡小小的心願始終難以被滿足，只好向外投到小貓身上，並說如果牠願意讓我親的話，我一定會去親牠的，就好像當我願意讓父親好好疼愛我時，父親疼愛了嗎？大衛有多麼希望父親對他不是只有成就上的期望，而是能像個父親單純無所求的愛孩子般，尤其是當父親口口聲聲說著沒有人像我這樣愛你時，更觸動他的這份渴望。大衛渴求著一份父愛，父親的一言一行也深深影響著大衛，即使父親傷得他這麼痛，仍舊讓身處在英國的大衛，時時掛念著寫信給父親；在燃盡生命式的演奏完拉赫曼尼亞諾夫第三號鋼琴協奏曲後，還是鼓起最後的勇氣回到家鄉，這些在在顯示著不論與父親的關係有多僵化與惡劣，大衛都無法掩飾對這段關係的在意。而父親亦復如是，默默蒐藏著大衛從小到大上報的照片與文稿，爐櫃上也擺滿了大衛的各個獎牌，除了大衛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他的才華也讓父親彷彿看見了自己年輕時的模樣，對於大衛無不是滿心的厚望，只可惜父親也將自己生命中的遺憾加諸於大衛身上，使得大衛即便成功演出了父親最盼望的協奏曲，卻也讓大衛多年來的壓抑情緒從而崩潰。情深如此的父子倆何以讓彼此失望透頂、傷得這般之深？面對父親的期望以及大衛的渴望，筆者試以客體關係理論（Object Relations Theory）角度來分析在大衛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爱與關係。

貳、《鋼琴師》電影內容簡介

在1997年11月15日，有一位國際級的鋼琴演奏大師來台在國家音樂廳演出，他的生命故事被拍成了電影——《鋼琴師》（Shine），並榮獲奧斯卡得獎電影，由《鋼琴師》（Love You to Bits and Pieces: Life with David Helfgott）此書拍成同名電影，而此書是由吉莉安·赫夫考（Gillian Helfgott）所著，亦即澳洲著名鋼琴演奏家大衛·赫夫考（David Helfgott）的妻子。大衛（由傑佛瑞喬許所飾演）出生在猶太家庭，家境清寒，是家中所有小孩中唯一的男孩。大衛父母的家人幾乎都死於集中營，使得整個家庭似乎被籠罩在一種很緊密、不可分開的氣氛中。大衛從小個性內向羞澀、敏感與懦弱，而父親（由阿敏穆勒史托爾所飾演）嚴格且權威，母親則多半默默地做著家事。父親對大衛在鋼琴表現上的期望甚高，也許是將自己對音樂的遺憾轉嫁至兒子身上，也可能是大衛從小即展現了過人的音樂天份，而父親在愛孩子的表現上是嚴厲管教的，加上對大衛在音樂成就上的期望眼光，常壓得大衛難以喘息，但大衛似乎也只好去迎合父親的期望，好獲得父親的認同與親近。少年時的大衛在一次比賽中贏得由美國著名音樂家艾賽克史坦提供的獎學金，並受邀到美國進修，在親朋好友的歡慶之下，大衛也開始想像與期待在美國的生活，但最後大衛的父親卻阻止了大衛，不理會大衛的意願與感受。而後大衛便僅固定至女作家凱薩琳·蘇珊娜·普利查德（Katherine Susannah Prichard，由Googie Withers飾演）的住處彈琴給她聽。很快的，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來信表示願意提供獎學金進修的機會，大衛受到凱薩琳的鼓勵，決定不顧

一切去追求理想，然而這份勇氣也無可避免地造成父子關係決裂，使得第一次為自己出征的大衛，在內心裡留下了難以抹滅的陰影。日後，他在派克教授（Parker，由約翰·吉爾古德飾演）的指導之下學習高難度的拉赫曼尼亞諾夫第三號鋼琴協奏曲，這是父親最期盼大衛能演奏好的一首曲子，他日以繼夜瘋狂地練習，但在登台演奏前卻接獲了凱薩琳的過世消息，緊繃的情緒就在完美的演奏結束後潰堤。大衛回到家鄉想修復與父親的關係，但父親拒絕了，接著大衛便住進了精神病院。直到某天，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他離開了精神病院並重新接觸鋼琴，並在日後遇見了他的現任妻子，在妻子的協助下，他又再度回到那曾經熟悉不過的表演舞台上。

參、客體關係理論之重要概念

客體關係理論自佛洛伊德（Sigmund Schlomo Freud）最早引介客體（object）一詞、乃至客體關係理論之母的克萊恩（Melanie Klein）、有四君子之稱的溫尼考特（Donald Woods Winnicott）、費爾邦（William Ronald Dodds Fairbairn）、甘翠普（Harry Guntrip）以及巴林（Michael Balint）以降，相關之概念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對於身為初學的筆者而言，即使努力試圖以客體關係理論來解析《鋼琴師》這經典之作，視野也可能只見於那冰山一角，故先針對幾個客體關係理論中的重要概念如下介紹，試以理解大衛生命中無法割捨的「愛」與「關係」。

一、客體關係

佛洛伊德在1905年發表對於性倒錯

（perversions）現象的觀點時，引介了客體一詞的概念（林克明譯，2004）。簡言之為個體情感貫注（cathexis）之對象即稱作為客體。「客體」可簡分為內在客體與外在客體。內在客體意指一心理表徵，如將與他人有關之影像、感覺與記憶等存置心裡。外在客體則指一具體之人或物（楊添圍等譯，2013）。不同於佛洛伊德，克萊恩認為客體不僅是主體在性能量上的貫注對象，更是透過貫注在客體上的愛恨情感，得以豐富其心智，反之，亦是引發主體焦慮的主要來源（林玉華，2005）。肯柏格（Otto Kernberg）認為客體關係指的是主體與內在客體或外在客體之互動，強調的是主體與客體間的連結，意指人際經驗之影響（陳登義譯，2006）。換言之，是我們如何內化過去及現在與他人之關係，所形塑而成的內在心理結構。且如同黑格爾的主奴辯證之概念，此主體與客體間的關係亦為一種互為主體性之意涵，主體與客體皆不會單獨存在，而是以一種互為主體的關係存在，而客體關係理論之核心為相信人最終的目的是與另一個人保持關係（林玉華等譯，2004）。意即這互為主體的關係中充滿著各式各樣的情感，彼此連結與牽動著，而此互動關係為人所共有之基本需求。

二、客體之愛

雖然克萊恩極力探討與強調人天生所具有的恨、嫉羨與攻擊本能，但實則認為人更深層內在的是愛與被愛的需要，且人天生具有愛與被愛的驅力（呂煦宗等譯，2005）。即便再罪大惡極的人亦是如此，當人能真正去面對恨與焦慮最根本之衝突時，往往會發現那最深之處早已存在著愛，那愛並沒有消失，

只是當處於憎恨與攻擊的心理位置時，無法忍受與承認對客體還懷有任何愛的感覺，正如同個體看來的百般憎恨，便不證自明地顯露出心底渴求著愛與關係的心（呂煦宗等譯，2009）。巴林也曾指出，讓人足以活下去的動力即為愛（引自樊雪梅，2010）。因此如何吸取愛的養分以健康發展即為心理學家所重之課題，柯赫（Heinz Kohut）曾提出自體客體（selfobject）此概念，意指當自體可感到客體反映出恰到好處的愛，並讓自體在現實生活中體驗到恰到好處的挫折（optimal frustration），則自體在天生潛能下將蛻變內化（transmuting internalization）客體的良好功能，轉而成為有助於自我健康發展與適應社會之功能，如此自體客體即能提供自體實現其生命之需要，且這好客體所提供的好功能，便與自體密不可分（葉宇記譯，2005）。故可想而知，人終其一生皆存在著對自體客體的需求，且會極為仰賴自體客體所提供的功能，不論其功能是大是小，意即人始終都會對含有愛的客體關係渴求著，尤其渴望被關愛、被瞭解、被接納與被認同，此為正常且健康之需要，若能獲得滿足，則可助其內在健全發展（楊添圍等譯，2013）。然而在心理治療中，更需要探討的是在客體關係中受阻之個體，應當如何修復或療癒？馬勒（Margaret Mahler）指出個體在一生中最重要之發展任務，便是不斷地內化與客體互動的經驗以形成內在客體，並於日後再不斷地將其投射於外在客體，而在此歷程中，個體便有機會吸納好的客體關係，並將客體功能以及在關係中的經驗內射以修復和整合自我，最後內化完整自體與分化出客體，並具客體恆常性（object constancy）以及分離一個體化（separation-individuation）（Clair, 2004）。而佛洛伊德認為將潛意

識意識化（conscienization）以及強化自我功能（ego function）是最重要的治療目標之一，並認為如此個體即可有能力去愛、去工作、與玩樂，此亦是心理健康的表現；柯赫則相信個體有能力去選擇較健康與穩定的自體客體經驗；如同溫尼考特（1960）所認為的，個體會從環境中取得所需，以協助自我的發展。

三、投射認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此為克萊恩於〈對於某些類分裂機制的評論〉（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中所提，以代表在偏執——類分裂心理位置（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的過程（呂煦宗等譯，2005）。克萊恩認為人在一出生開始的第一個客體即為母親的乳房，當母親的乳房能夠滿足嬰兒時，是為好客體，反之若讓嬰兒感到挫折與焦慮，則為壞客體，為了減輕挫折與焦慮以維護自我安全感，嬰兒透過幻想將內在在世界投以外在世界，加以修正後再攝入於內在在世界，如此投射（projection）與內攝（introjection）而後修正再認同（identification）即形成投射認同之心理機制（陳逸群譯，2001）。投射認同最常牽涉到的情感為敵意與攻擊此類的負向感覺，然而也可涉及正向與愛意的情感（楊添圍等譯，2013）。此概念與柯赫所提之鏡映（mirroring）以及鮑比（John Bowlby）所提之內在運作模式（internal working model）相似。鏡映意指嬰孩的重要客體，亦即主要照顧者，能如同鏡子般地反映出嬰孩內在的需要，並對此給予關愛的回應，使其內在得到滋潤的支撐（林明雄、林秀慧譯，2002）。內在運作模式則指嬰孩會從主要照顧者的回應來建立起一個穩定的內

在自我表徵，並於日後的社會關係中，以此模式形成對他人的預期，從而與他人互動，模式也就一再地重複而加以穩固（Bretherton, 1992）。不論是投射認同、鏡映或內在運作模式，其核心皆揭示了早年客體關係之重要性，雖然影響因素牽涉廣泛，包括嬰孩的天生氣質（temperament）或環境的支持等社會因素，然而重要客體如何回應嬰孩的需求以及與嬰孩的互動關係品質，仍是最直接影響嬰孩的自我感受，從而形成自我概念（Rothbard & Shaver, 1994）。故客體若可涵容（contain）嬰孩的破壞衝動，並讓嬰孩的不安與挫折得以被撫慰，如同比昂（Wilfred Bion）將投射認同概念擴充視為一種母嬰間自然的溝通方式，嬰孩將各種無法消化的原始衝動，亦即 β 元素投射至母親的心智中而被消化轉譯為 α 元素再回饋給嬰孩（張秀玲等譯），如此即為良性互動的循環。

四、夠好的關係

溫尼考特（Donald W. Winnicott）提出夠好的母親（good enough mother）、扶持（holding）、照顧（handling）與同調（attunement）等概念。認為雖然如同上述般，重要客體對嬰孩之影響性很大，但並非得要是完美無缺的全好（all good），而是夠好（good enough）即可（于而彥等譯，2003）。就如同前述的「恰到好處」。夠好的母親意指能自我調整以對嬰孩的不同需求作反映來適應（adaption）他們，而這過程即是同調的概念，也是一個促進嬰孩健康發展的有利環境（Winnicott, 1995）。而一個夠好的環境即由一個夠好的客體所營造出的扶持環境。扶持意指照顧者提供一個保

護嬰孩免於受到無法理解的危險，與滋養的環境，反之，若嬰孩感到環境是不安全的，可能便會以順從的態度來回應，而這順從易使嬰孩遠離真我（true self）而產生孤立感，也難有自發性或賦予生命的意義與目標（Winnicott, 1995）。在排除了會威脅嬰孩安全感之因素的狀況下，嬰孩可獲得滿足感與控制感，而能將全能感（omnipotence）內化存置內在世界中，具有全能幻覺的嬰孩可於未來發展出健康且自尊的主體性，但也因為是夠好的母親或環境而非全然完美，因此無可避免地會經歷可承受的挫折，使嬰孩不會持續活在全能的幻覺中，而會逐漸具有現實感，故照顧除了排除危險之外，更重要的是去協助嬰孩在成長的過程中，學習面對總會遇到的挫折，當嬰孩體驗到現實中的適度挫折，或嬰孩需求被重要客體延遲滿足的適度挫折，重要客體以調適的方式因應，協助邁向獨立，即為照顧之意涵（陳登義譯，2006）。至於同調則是一種超越認知結構，發生於意識之外的狀態，可形容為一種母親嗅出孩子在行為反應背後的心理需求，並以互補的方式做回應，而這些回應被孩子接收到，使得雙方在互動過程中，彼此都能感到一種彷彿不須透過語言即可被深刻瞭解的溝通狀態（林玉華等譯，2004）。此外，扶持尚可促進整合，使嬰孩成為一個完整的個體而非呈現心理斷裂的碎片狀態，因此扶持的主要功能是將嬰孩所無法處理的衝擊降到最低，以免嬰孩自我閉鎖或產生毀滅感，而是正向感到自己身為一個人的如實存在（Winnicott, 1995）。而扶持、照顧與客體臨在（object-presenting）也正是構成嬰孩發展健康、創造力與安全感之重要因素（朱恩伶譯，2009）。此意味著當個體擁有夠好的客體關係時，則可從中得到

被扶持、被照顧、以及同調感，在這具有愛與滋養的關係中，充滿的是良性的投射認同，那麼個體自然得以健康發展。

肆、以客體關係理論來看大衛的愛與關係

影片中男主角大衛從小與父親的關係緊密又僵化，大衛的內向、被動且順從，剛好與父親的權威與控制慾互補，然而小孩終究有長大的一天，受到凱薩琳的鼓勵，大衛提起勇氣毅然決然要到英國求學，父親憤而與之決裂關係。到了英國後的大衛，除了要適應環境上的轉變之外，也默默承受著學習上的壓力，少了凱薩琳在身邊的溫暖支持以及父親的照顧，日積月累的壓力讓大衛在接到凱薩琳逝世的消息後，更難以調節原先極易焦慮的情緒，以及因失落事件所引發的悲傷反應。日後大衛再度回到家鄉欲修復父子的衝突關係，卻遭父親拒絕，成了引發大衛精神病發的導火線，令人實感惋惜。然而從大衛的病發也得以瞭解大衛的困難，在於難以適度表達內心的情感，除了對父親糾結的情感之外，還有對失去凱薩琳的哀慟，客體關係理論即在探討人在行為背後所隱藏起來的內心需求，無非是渴望著與重要他人能有著親密與穩定的關係，茲如下說明筆者在大衛身上看見的愛與關係之重要性。

一、父子關係的情感糾葛

在片中，大衛的父親對大衛在音樂上的成就寄以厚望，大衛的一生也都圍繞在渴望得到父親的肯定與認同，即便在大衛發病時，仍滿腦子充斥著父親曾

經說過的話。從小參加鋼琴比賽開始，大衛習慣在上台前對自己說：「我會贏的、我要贏……」，因父親總對他耳提面命：「大衛你一定要贏，我們要贏……」，且總會提起自己小時候曾花光積蓄買了一把美麗的小提琴，卻被大衛的祖父給砸爛，忿忿不平的心情讓他總愛對大衛說：「你很幸運，我父親從不讓我學音樂……」，從而可得知大衛的父親在小時候未能得到父親的肯定，甚至眼睜睜看著用自己的心血積蓄所買來珍愛的小提琴被父親給暴力摧殘與破壞，在重要的時刻未能體驗到被支持，反而接收到的是敵意的對待，未能正面感受到愛，也難以將愛直接地傳遞給下一代（鄭谷苑譯，2004）。

從片中可感受到大衛從小的特質即為內向、敏感與脆弱的，父親則是一家之主，表現保護、威嚴與權威管教的教育方式，父親始終關注著大衛的成就表現，希望能看到大衛優異的演出，就如同當年的自己若能得到父親的支持，也能像大衛這樣去展現、去證明自己的才華與優秀，而大衛也渴望得到父親的關愛與認同，如此投射認同的將父親所期望的角色扮演得非常優秀，兩人各自帶著「一定要贏」的信念在外表演，就如同父親年幼時有多麼希望自己的父親可以肯定與賞識自己的音樂才華，很可惜大衛父親將被否定、被漠視的情感，投射到大衛身上，使得大衛內化且認同只要當自己贏得比賽了，就能得到父親的愛與肯定，因而在演奏完父親最期盼的拉赫曼尼亞諾夫第三號鋼琴協奏曲，並贏得萬眾肯定後，以為終於可以回家好得到父親的愛與諒解，然而換來的卻是拒絕，頓時這從小即由投射認同所形成的牢固信念破碎了，客體關係也破裂了，但大衛對父親的情感卻難以收回，也無法轉移至新客體，尤其凱薩琳的逝

世，大衛一時之間無法尋求其他的自體客體，投出的欲力無法收回也無法被其他客體所取代，轉而退回自我（ego）。自我與所愛之客體間的衝突，演變為對某部份自我的批判，自我無法協調亦無法完整，無所適從地隨之碎裂而引發病症（Freud, 1917）。

一個需要父親保護、關愛、支持與教導的兒子，另一個需要兒子聽話、成就表現優異的父親，在往後的日子中不斷上演兒子要去達成父親的期望、父親要做為一位強者好保護兒子的模式。片中有一幕是父親砍柴時，要大衛打他以展現自己的強壯，並在與子女玩樂的同時，一邊告誡著世上只有強者能生存，弱者會像小蟲般被踩死，然而父親一直都忘了大衛終會長大並脫繭而出成為美麗的蝴蝶，而不是只能重複父親的早年生命腳本，尤其大衛有機會接收其他自體客體所提供之功能而持續茁壯（葉宇記譯，2005）。當大衛的才華逐漸備受高度肯定，且得到去美國進修的機會時，父親似乎看見大衛要脫繭成美麗的蝴蝶，自己一手栽培的兒子要離開他、離開家，到國外去學習與演奏，而這些都曾是他心底所渴望實現卻無法成真的夢想，不論是展現自己的音樂才華、得到父親與他人的肯定、甚至是到那自由的音樂國度學習，他只能看著大衛擁有這些，就好像不斷在提醒他過去那挫折與缺憾的傷口都還鮮明地歷歷在目，而那份遺憾始終沒能好好哀悼以渡過（Freud, 1917）。大衛即將要離開，就如同無法再擁有當年那把被砸爛的小提琴，這嚴重的匱乏感促使父親將大衛的夢想也一同焚滅掉（呂煦宗等譯，2005）。父親：「大衛，我的兒子，你不該恨你的父親，人生很殘酷，但是音樂是你一生的朋友，其他的事會令你失望，最後每件事都會讓你失望，別恨

我，大衛，別恨我，人生好殘酷，不過你得求生存……，大衛，沒有人像我那麼愛你，你誰都不能信任，我會永遠在你身邊……。」這番話說給大衛聽，希望得到大衛的諒解，另一方面也如同是說給自己聽，好安慰自己當年的挫折與不平，彷彿在無形之中，大衛的父親成了當年砸爛那把小提琴的父親，而同樣的挫折與缺憾也轉移到了大衛的身上（葉宇記譯，2005）。

也許不論大衛的音樂成就有多高，都難以彌補父親那自小即匱乏的那份缺憾，而大衛原本所需要的，與父親原本所需要的，其實都是單純的被愛著、被肯定著、被支持著、被認同著。擁有同樣內在需求的父子倆，都在年幼時期因上一代的缺憾而經歷了過於沉重而難以處理的挫折，父親無法成為自己良好的自體客體以維持自我功能來達成自我實現，大衛也無從習得如何調節情緒與表達情感，只能順從父親的安排，演變成只能不斷地追求音樂成就好贏得父親的愛，而父親也用著自己的方式在關愛兒子，兩人雖都愛著彼此，但這份愛卻無法撫平父親過去的傷，也令大衛感到近乎窒息（葉宇記譯，2005）。

二、生命中的第一位貴人——凱薩琳

大衛與凱薩琳的相遇是在大衛受邀至美國進修時，但家中經濟無法支持大衛至美唸書，因而在一次募款活動中相識，凱薩琳極為欣賞大衛，並請大衛固定至家中彈琴，兩人因此在專業及心靈上有了交流，大衛透過琴鍵敲出悠揚曲聲，凱薩琳透過文字唸出優美詞句，交織成一幅和諧的風景。在片中的凱薩琳看來溫暖儒雅，與凱薩琳相處時的大衛也較為沉穩與平靜，對於大衛的一切，

不論是演奏或照片等，凱薩琳全都欣賞、珍惜著，而她也是第一個用心去聆聽與感受大衛琴聲的人，並將細膩的感受反映讓大衛知道。凱薩琳：「你每次為我彈奏，都表達出難以言喻的情感。」大衛：「那算好嗎？」凱薩琳：「太美好了，難以言喻的美好。」在大衛與凱薩琳的言談之中，也不時流露出凱薩琳對大衛的支持與照顧，就如同一位夠好的母親般，大衛也在此關係中感到安全與信心，能自在在那扶持的環境中與這夠好的母親輕鬆互動，而不必擔憂被過度期待或是被否定的不安全感，也不需時時緊覺著環境中的危險因子以確保安全。在凱薩琳面前，大衛可以如其所是的表現自己，尤其能去表達出父親一直不肯支持他出國的挫折與無力，或是宣洩出對父親如獅吼般暴怒的害怕與畏縮，而凱薩琳也都能敏察以承接住他的軟弱與無助，像大衛問起凱薩琳的父親是個什麼樣的人時，凱薩琳便可洞察到大衛內在的感受，並立即給予有力且溫暖的扶持（楊添圍等譯，2013）。

除了具備一個夠好的母親的角色，提供一個扶持的環境外，凱薩琳也適度的照顧著大衛，像一看到英國皇家學院提供獎學金邀請大衛入學，大力的支持與鼓勵大衛去實現夢想，並灌注信心讓大衛去面對可能會遭遇到的困難，凱薩琳：「我會很想你的。這（紅色手套）本來是要給我兒子的，但我要你收下，倫敦的天氣很寒冷。」接著凱薩琳又再給大衛一個大大的擁抱。這些都像是一個對自己孩子有信心的母親，在孩子背後輕輕的推上一把，並給予肯定的眼神，讓孩子能充滿勇氣去探索外面的世界，得以體驗與學習。夠好的母親可適時、適度滿足孩子的需求，就像遠在英國的大衛仍需要著凱薩琳的溫暖與關

心，而凱薩琳則予以穩定一致的關愛回應（陳登義譯，2006）。

在凱薩琳面前，大衛可以表現脆弱，當個需要被擁抱的小孩，也可以像個堅強的大人，獨立自主去完成自己的理想，而凱薩琳也從不吝嗇給予溫暖擁抱與讚美鼓勵。對於有機會到國外學習的大衛，凱薩琳雖感不捨但也未私心地將大衛留在身邊，她能洞察大衛有多麼期待到國外學習的心。內化了凱薩琳的扶持與照顧，如同片中的一幕，大衛走在樹林中的岔路前，緩緩地戴上紅色手套，就像是更加堅定地帶上一個有力量、有安全感的自己，去面對自己最畏懼的父親，並勇敢地對父親說：「我想去，你不能阻止我。」即便被父親毆打了一頓之後，還是能夠說出：「我長大了，我能作主。」（朱恩伶譯，2009）。

三、生命中的第二位貴人——吉莉安

片中對大衛的妻子一身為星座專家的吉莉安，並無太多的著墨，但仍可在他們互動的片段中，看出吉莉安對大衛在穩定病情上的幫助，尤其在凱薩琳逝世後，吉莉安給予了大衛如同凱薩琳那般好的客體經驗，不僅用心聆聽並敏察反映，大衛也再次重獲了貴人經驗而重返他所熱愛的鋼琴舞台。片中吉莉安的出現，也就是與大衛邂逅之時，吉莉安不僅涵容著受病症影響而表現脫序行為的大衛，在與大衛互動時還隨即展現了如同溫尼考特所謂的同調滋養，與大衛在對話上的一搭一唱，更協助了大衛將心中積埋已久對師長的感情給語言化，如此的同調與扶持關係，不只成為大衛新的自體客體，也提供了鏡映功能、穩定大衛的內在自我表徵、逐漸促進大衛

的自我整合。片尾時，吉莉安陪大衛探望父親的墳墓，吉莉安對大衛說：「你不能再繼續怪你自己了。」大衛回：「一點也沒錯，也不能怪爹地，因為他死了。」吉莉安則說：「但你還活著。」大衛說道：「沒錯，日子得繼續過，對吧？永遠活下去……」吉莉安回應：「人不可能永遠活下去。」不論是在言語上或是非口語訊息上，吉莉安總能適應與承接住大衛表達的話語和隱含的情感，適度給予支持或安撫的回應，並提醒大衛具現實感。而後大衛又說：「對，人得繼續過活，不能放棄。」吉莉安則說：「當然，而土星總會來激勵我們，萬物總有季節，季節永遠不會消失。」大衛似乎有所領悟地回道：「我們得把握季節的變化。」吉莉安所說的正如老子所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天之道為損有餘而補不足。就如客體關係理論學家所相信的，個體天生自有吸取外來養分以滋養補充本身不足之功能。

伍、結語

大衛即使與父親關係決裂，但到英國深造時仍試著寫信給父親，可惜的是父親始終沒有回信，所幸還能和凱薩琳通信以得到被關懷的支持，而大衛對凱薩琳的思念也會透過對錄音機說話來表達，後來大衛返鄉，仍試圖要修復與父親的關係，遺憾的是父親還是拒絕了，接著大衛病發，而後重新開啟演奏生涯且登上報紙版面，父親又再度出現，大衛依舊存有一絲渴望能感受到父親的愛，然而父親還是老樣子，這些在在顯示出大衛在客體關係中對愛的渴求，此又再次緊扣著客體關係理論的核心概念——人最終目的是與另一人保持關係，而渴求的正是愛的關係。然而客體關係也

並非僅限於愛或被愛，能夠去承認與容忍對與客體關係中的矛盾情緒，且清楚與接受這矛盾情緒也許會同時存在，則將會是完整的客體關係（楊添圍等譯，2013），畢竟自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難以強求，也並非總能事事如願而善起善了。禍兮福所依，福兮禍所伏，每當大衛的父親說：「大衛你很幸運」，大衛就會重複說一次；父親也總會在提起那把小提琴時問大衛：你知道它怎麼了嗎？大衛就會回應：「被他砸爛了」。大衛百般不願破壞和諧、難以拒絕具傷害性的愛，不也就是想得到一個善了卻又陷入投射認同的無限迴圈中？但最後當大衛能轉身背對父親並回應：「不曉得，它怎麼了？我不知道怎麼了。」時，這猶如壞掉的老唱盤，過去總一再跳針重複播放著，如今卻能打破那投射認同的舊有模式，大衛走出了父親的生命腳本，對著父親落魄離去的背影道別，而這道別也開啟了讓大衛走出自我，並邁向美滿婚姻與成功巡迴演奏的一條路。

參考文獻

- 于而彥、廖世德（譯）（2003）。**溫尼考特：客體關係理論代言人**（原作者：Michael Jacobs）。臺北市：生命潛能。
- 朱恩伶（譯）（2009）。**遊戲與現實**（原作者：Donald W. Winnicott）。臺北市：心靈工坊。
- 呂煦宗等（譯）（2009）。**愛、罪疚與修復**（原作者：Melanie Klein）。臺北市：心靈工坊。
- 呂煦宗等（譯）（2005）。**嫉羨與感恩**（原作者：Melanie Klein）。臺北市：心靈工坊。
- 林玉華、樊雪梅（譯）（2004）。**當代精神分析導論——理論與實踐**（原作者：Anthony Bateman、Jeremy Holmes）。臺北市：五南。

- 林玉華（2005）。自戀狀態與負向移情。
應用心理研究，25，179-211。
- 林克明（譯）（2004）。**性學三論：愛情心理學**（原作者：Sigismund Schlomo Freud）。臺北市：志文。
- 林明雄、林秀慧（譯）（民91）。**自體心理學的理论與實務**（原作者：Marjorie Taggart White & Marcella Bakur Weiner）。臺北市：心理。
- 張秀玲等（譯）（2010）。**論佛洛伊德的「創造性作家與白日夢」**（原作者：Ethel Spector Person）。臺北市：五南。
- 陳登義（譯）（2006）。**客體關係入門——基本理論與應用**（原作者：Lavana Gomez）。臺北市：五南。
- 陳逸群（譯）（2001）。**克萊恩：兒童精神分析之母**（原作者：Julia Segal）。臺北市：生命潛能。
- 楊添圍、周仁宇（譯）（2013）。**人我之間**（原作者：N. G. Hamilton）。臺北市：心理。
- 葉宇記（譯）（2005）。**漢斯·柯赫與自體心理學**（原作者：Allen M. Siegel）。臺北市：遠流。
- 鄭谷苑（譯）（2004）。**愛在暴力公園**（原作者：Deborah Blum）。臺北市：遠流。
- 樊雪梅（2010）。英國精神分析獨立學派。**諮商與輔導**，299，26-31。
- Bretherton, I. (1992). The origins of attachment theory: John Bowlby and Mary Ainsworth.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8(5), 759-775.
- Clair, M. ST. (2004). *Object relations and self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4rd ed.* Pacific 2 Grove, CA: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 Freud, S. (1917).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S. E. 14.* London, England: Hogarth.
- Rothbard, J. C., & Shaver, P. R. (1994). *Continuity of attachment across the life span. In M. B. Sperling & W. H. Berman (Eds.), Attachment in adult.*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Winnicott, D. W. (1995). *The Maturation Processe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London, England: KARNAC BOOKS.